

〔清〕鄭珍著 黃萬機等點校

鄭珍全集
三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鄭珍著 黃萬機等點校

鄭珍全集

三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三冊目次

遵義府志(卷一至卷十七)

.....

一

點校說明

《遵義府志》由鄭珍、莫友芝合纂，清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刻成，凡四十八卷，八十餘萬言。此志有五個特色：一是內容詳贍，考證精審。徵引文獻近四百種，又託各州縣生員逐村採訪掌故軼聞，尋覓荒碑仆碣，慎予考訂，窮源竟委，敢於糾正名家之失。誠如遵義知府（《府志》主修）黃樂之《序》中所說：「然苟舊說不安，雖在《班志》、《桑經》，亦力正傳本之誤，糾作者之失。人以爲妄，意若不屑屑計者。」二是體例有創新，不專仿一家，隨事發凡，別立總例。如不錄宸章，不用《表》、《志》、《略》、《錄》等目，另設《木政》、《坑冶》、《土官》、《舊志叙錄》、《雜記》等目，切合本府實情。三是重視經濟，闡切民生。設《農桑》、《物產》、《木政》（林業）、《坑冶》（礦業）四目，對生產技術作詳細介紹，總結養殖、耕作和蠶桑經驗，堪稱黔北地域《農政全書》。四是揚善懲惡，秉筆直書。凡爲民衆做過好事實事者，不論官品高卑，均予表彰。如正安吏目徐階平，從浙江引來蠶桑養殖之術，爲民興利；播州楊氏領主楊璨、楊价、楊文及楊漢英，振興文教，除在《土官》中立傳外，還在《宦績》中列名彰顯之。對以往《省志》、《府志》中《宦績》卷列名者，逐一審訂其行跡，不合格者除名。如元代播州土官楊延禮一度投降叛將囊加台，「覲顏自全，大喪前列」；元末明初土官楊鑑率先向朱元璋獻地，治績「本無可稱，徒以率先歸附，遂爾濫廁」。二

人本無列入「宦績」的資格，「今並削之」。楊應龍殘害百姓，舉兵反叛，則羅列罪行，大加撻伐。五是文筆清新典雅，敘事簡明生動。鄭、莫既是學人，也是文章高手，熟諳地方掌故，寫起來左右逢源，得心應手。文筆純正古樸，雅健清淳，辭簡意賅。有些篇章，確是優美散文，令人品之有味，得到美的享受。

遵義府志局初創於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孟冬。知府平翰聘鄭珍爲府志總纂，鄭珍招請莫友芝爲輔佐。二人下榻於府署內聽鶯軒，以來青閣爲志局辦公處。兢兢業業，歷時三年多，終於在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冬完稿付梓，刻成問世。其間，十八年冬末仁懷廳溫水汛爆發農民起義，平翰降調去職，志局瀕臨停辦境地。幸得署理知府張鏌和正任知府黃樂之繼續籌款支持，方使大功告成。

《遵義府志》刊行後，得到社會各界好評。李鈞（時任貴州按察使）在《遵義府志序》中說：「其一事一文，必詳所自，則合《龍龕手鑑》例；蒐羅舊碣，存目甄文，則合《輿地碑目》例。而地理、水道，事加詳考，使貴州之郡縣山川，自漢魏來皆有端緒。溯古到今，復爲《年紀》，使貴州之唐以前事，大半可以參求。則隱隱乎非僅一府書矣！」梁啟超評云：「鄭子尹、莫子偲之《遵義志》，或謂爲府志中第一。」《清史·儒林·鄭珍傳》評云：「所撰《遵義府志》，古今文獻，蒐羅精密，好古之士欲考鏡南中，爭求是書，比之《華陽國志》。」

此志初刻于道光二十一年，分裝二十冊。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貴陽文通書局依照初

刻本板式，印行補刻本。一九六八年十二月，臺灣文成出版社照初刻本影印出版。一九八六年三月，遵義市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內部出版點校本，以簡化字橫排鉛印（以下簡稱「遵點本」），約百二十萬言。

此次點校，以道光初刻本爲底本，參校遵點本及文成本。遵點本錯落較多，除關鍵性字句須出校說明外，一般均不出校。初刻本筆畫錯誤之處也不少。如「己」、「巳」、「已」不分，通刻成「巳」；「戊」、「戌」、「戌」筆畫不明晰，均照句意直接改正，不出校。刻印本有不少古體、異體字，如留（留）、嬾（懶）、媿（愧）、悞（誤）、壻（婿）、攷（考）、寧（寧）、蓋（蓋）、劉（劉）、籊（籊）、竝（並）、觔（斤）、備（備）、割（札）、繖（傘）等，均直接改正，不出校。脫落和衍文的補刪，均出校。

點校者分工：侯紹莊，卷一至卷五，卷三十三至卷三十四；杜景，卷六至卷十，計其遷，卷十一至卷二十五；林建曾，卷二十六至卷三十二；張祥光，卷三十九至四十一；黃萬機，卷三十五至三十八，卷四十二至四十三；黃江玲，卷四十四至卷四十八。全書由黃萬機統校，並寫校勘記。錯漏難免，敬盼方家指正。

序

賀長齡

今之府州志，即《周官》「小史」所掌邦國之志也。後鄭稱如《周志》、《鄭書》之屬者，皆亡矣。自班氏始著《地理志》，而志特史中之一，地理又志中之一耳。江文通云：「作史莫難於志。」余謂志府州則尤難。蓋史志取一朝掌故，事具大指，即稱完善。府州志雖一地理，而天文、五行、食貨、職官、藝文及紀、表、列傳靡不較史加詳，則志也而全史矣。分門別部，上下數千年使相貫屬，則志也且通史矣。又史志取材者，一朝之實錄、起居注、會典、檔案，紛羅於前，僅待裁剪。府州志則零搜碎採，事事鉤稽。訪古或故老無聞，撫今或譜牒難恃；潛光隱德，歷久愈湮；金石遺文，在遠日晦；甚即六曹陳牘，非滅裂於胥吏，或灰蕩於水火。文獻不足，作者慨諸！至志邊遠之府州，則尤難之難者：欲雅則古籍無徵；欲贍則名流鮮及；偶有劄錄，率是俗簿；而一二賢牧守思文澤吏治，輒以無足論述置之，置之既久，則即其時可言者亦且墜失無傳。以故陋益陋，缺益缺，此志之大較也。

遵義之有志，創於前明孫太守敏政，後平播僅十年。書雖不及稽古，而事詳現在，簡核可觀。今世無傳本，僅有舊鈔前半奔在民間。國朝康熙二十四年，遵義令陳君瑄奉詔天下各修府州縣志，以備《一統志》採擇，迫於奏部，三月纂成。其書率盡鈔《孫志》，略爲增減。明末國初數

十年，紛紛兵燹爭據，在當時能考者，概略不道，令後人無自求詳，實深可惜！此志之後，至今日一百六十年無紀載矣，其舊聞之放失爲何如耶？

道光戊戌冬，山陰平太守翰始議重加纂輯，繼順德黃給事樂之來作守，因踵爲之。前後閱三載，書乃勒成。而是役實余門人鄭生珍屬稿，莫孝廉友芝佐焉。鄭生嘗以採著顛末告余曰：議之始蓋茫然無刺手處，留心一年，乃始知有《孫志》、《陳志》及各州縣草志而蒐得之；又一年，乃悉發荒碑仆碣及各家所遺舊記事狀，知不可復有得，乃始具稿。稿蓋數月間事耳。噫！志邊遠府州之難有如是哉！

是志也，於黔中足謂雅贍耳矣。昔寶德元不能對帝邱之問，到今談者陋之。今郡人有是書，其可以不德元乎！然而余復有說：凡一府數百里中，風化之盛衰，民心之醇醪，政教之得失美惡，一一皆本乎長吏。如遵義者，可不謂貴州之大府也乎！經我國家聖聖相承，休養理極，故其郡閭閻之殷賑，物力之豐阜，風土人文之秀澤，一切與中州等。富庶之國，誠曰易治，而自昔沃土，往往不材。守令者承流宣化，又可漫無維繫也乎？然則，按疆域當思何以撫綏，稽戶口當思何以保聚，詢風俗當思何以補救，奉祠廟當思何以致祥，農桑思何以勸課，學校思何以振興，興夫城池津梁，及權賦倉儲諸大政，思何以利民而盡職。如是則夙夜勤勤業業，日求無負聖天子委畀一方至意，庶此志非區區空言乎！余願與諸君子共勗之。

時道光二十有一年歲在辛丑秋月撫黔使者善化賀長齡序

遵義府志序

鍾 裕

使者奉命視學黔陬，按臨所至，每留心於各郡風土人情，以與志書相考驗，蓋將求副乎太史輶軒之採，皇華諏度之勤，非僅縱游觀供吟咏也。辛丑春夏，歲試上游各郡，由安順邇迤邐及遵義，驛路經過，如黃葛瀑布之奇，盤江鐵鎖之險，龍場驛古，懷白亭高，凡屬名勝之區，未嘗不攬轡徘徊，心儀往哲。但維黔地僻在荒服，文獻鮮徵，兩漢以來，類皆羈縻勿絕。郡縣之置，始自明初。考《通志》至明嘉靖間始經督學謝公創修，其後中丞劉公、江公先後踵成之，然皆散軼失傳。國朝以來，一修於康熙三十一年，再修於乾隆六年，以次增詳，始稱完善。《郡志》則罕有修之者。夫《通志》總括全省，文務簡該；《郡志》專紀一隅，事宜詳盡。凡《省志》所不及載，賴郡志以補之。然則《郡志》之宜亟修與《省志》等。

考遵義初隸古梁，繼附營國，後屬巴蜀。我朝雍正五年割入黔疆，北藩始壯。幅員廣袤二千里，田賦關稅半全黔。況經列聖相承，德威遠播，士習民風，蒸蒸日上，誠有非舊志所及備載者。倘非隨時修葺，信今傳後之謂何？

黃愛廬太守以給諫擢守此邦，振學興文，美政畢舉。獨念舊志簡略，慨然創修之。會歲試甫畢，出繕本志稿見示。自圖說、星野、建置、疆域以逮藝文、雜記、源流洞若，門目燦然。至於

表忠貞，旌節孝，著名宦，紀秀髦，無德不彰，有善必錄。精鍊而無秕，周密而罔遺，視舊志之粗具崖略爲不侔矣。他日報政之資，採風之獻，即謂得力於是書也可。

道光辛丑嘉平欽命提督貴州學政戶部員外郎兼翰林院編修鍾裕撰

遵義府志序

李象鵬

《史記》：漢高祖入關，蕭何獨走丞相府收圖籍，以是知天下戶口、阨塞，識者韙之，謂其於爲政之道，得其本而握要以圖矣！郡縣之有志，亦猶是也。

遵義自秦以來，而國而縣而州郡，迭有更置，至明始定爲一府四縣一州。國朝因之。舊隸四川轄，雍正五年改歸黔省。舊無志，守土者每惄然念之，如瞽指星，昧其分秒而不敢定權衡之準也；如聾議樂，爽其音節而不能持輕重之宜也。茫然而無畔岸，紛然而無紀綱，所謂按籍而稽，循轍而往者，將安在耶？

前守平樾峰，慨然有志網羅舊聞，倡率同事，爲創修之舉，惜未竟其事以去。己亥秋，黃愛廬給諫奉命來守是邦，以淵深之學，具經濟之才，喜舊尹之先得我心，謂是書之不可不急以成之也。開招賢之館，發金匱之藏，重刪定之權，分校讐之任。蓋幾經殫精竭慮，無間寒暑而始竣其事焉。乃抑然自下，未敢自信，郵書示予。予閱其書，自圖說、星野以至雜記、敘錄，凡四十餘卷。考據詳核，事實簡明。觀乎天文而分野可數也；盡乎地利而疆域可稽也；煥乎人文而學校可興也。建置則沿革釐然；風俗則醇疵判然；物產則原隰淆然。至於凜祭祀之典禮，籌倉儲之積貯，總賦稅之輸將，管兵戎之糧餉，靡不網舉目張，條分縷析。後之任斯土者，可以

瞭然於目，瞭然於心，權衡輕重之間，有所本以出政矣。是書之益，豈淺鮮哉！

愛廬夙膺簡任，復登薦剡，行將大展其所學，以輔聖天子昇平之化。而其治郡也，學道愛人，治具畢張。是役也，不没人善，不炫己長，蓋所見者大而不同於俗吏之爲也。因綴數語以序之。

時道光辛丑冬月黔藩使者長沙李象鵬識

遵義府志序

李 鈞

余嘗泛覽天下省志，其體製純駁不必盡同，要皆馳騁上下，事極原委。獨雲、貴兩《通志》鉤稽既疏，採摭復略，每一卷未終，撫書屢歎。謂是文獻不足之地，此力衆易求詳者且然，他府州知益難爲力矣。

今年秋，遵義郡守愛廬黃君示以新撰《府志》，且屬序。余受而讀之。其一事一文，必詳所自，則合《龍龕手鑑》例；搜羅舊碣，存目甄文，則合《輿地碑目》例。而地理、水道，事加詳考，使貴州之郡縣山川自漢魏來皆有端緒。溯古到今，復爲《年紀》，使貴州之唐以前事，大半可以參求。則隱隱乎非僅一府書矣！余乃歎前之所不足者，非果不足，亦視乎人之爲耳。太守斯功於遵義哉！

以遵義號黔中名郡，自創志於前明萬曆壬子，入本朝僅一修於康熙乙丑，嗣失修者百六十年。而我國家深仁大澤，涵泳沾濡，羣忘帝力，多歷年所；則所以上揚聖化、下闡民風者，不胥斯志乎賴哉！抑余觀斯志，於典禮、於農桑、風俗，凡切於富教者，不辭贅，不嫌屑，勤懇懇焉，思深哉！《周官》「土訓」掌道地圖，「誦訓」掌道方志。而官並以「訓」名。斯志也，意無亦不徒

彙掌故、備討論，而將諗來者以柯範歟！余竊幸掛名簡端，故樂識數言以質之太守。其纂修端委，各序已詳，余何贅？

道光二十一年歲在辛丑秋月貴州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河間李鈞謹序

遵義府志序

周廷授

道光丁酉春，山陰平樾峰承簡命來守播州，居以廉平，庶務畢理。念郡乘之闕而未備也，爰有事焉。知郡孝廉鄭生珍之博學多聞，而屬以簡書之役；復以都勻孝廉莫生友芝爲之佐，而身爲裁定其當否。事方草創而平君罷郡去，繼之者爲順德黃君愛廬，踵其緒而期底於成。於是按之史冊以窮其源，參之羣籍以著其辨，驗之睹記以求其真。繁不傷冗，簡不涉遺；以筆以削，有典有則，爲目三十有三，爲卷四十有八。凡三歷寒暑而書用成。郡舊有前守孫君敏政之志書，軼不存；前令陳君瑄嘗續修之，亦簡陋難訓。蓋遵義自削平楊氏而以今之郡縣治也，迄茲二百四十餘年，而郡志始有定本焉。

自余監司黔中，兩按播州，曾歷其境而周覽之矣。登碧雲之峰而睇眄膏壤墳腴，綺交繡錯，秔稻黍稌，家給而人足。繭絲之利，衣被蜀秦，商賈之挾重貲而出其途者，踵趾相屬。則澗水以西、烏江以南無此饒也。行其野，而戶誦家絃，與機杼之聲相雜盈耳者洋洋也，何風之淳歟！停車桐梓之郊，思先將軍抱匡復之孤忠，而遭逢顛沛以鬱鬱於此也，猶有能識其軼事者乎？則慷慨歎歎，徘徊而不忍去。北眺松坎，西顧婁山，是黔蜀之吭，昔日用武之地也。追懷李于田、

劉省吾之所力征而經營者，欲求其踪跡而父老莫能言其故，則承平久而人不知有草昧之艱也，非一日矣！

夫播州自五尺通道於秦而遙置之吏，亦第期以不侵不叛已耳，固未嘗以文教治也。然而百餘年間，已有舍人、盛覽者流，各以其德業聞望，自通於上國，北方之學者，無以過之，得非人之不爲地限者乎！而地可限耶？嗣是中朝威德不能及遠，播以犬牙楚蜀之國，常羈縻而度外置之。迨唐失其柄，州之淪於楊氏者又數百年。意者山川清淑之氣，蜿蜒磅礴，挺而爲奇偉魁梧、貞廉忠孝之士，屈首於椎髻之君長，匿其秀而湮沒不彰者固已多歟！不然，何自魏晉以降而可書若璫、璞之倫者竟寥寥也？能無慨哉！

且凡物之否泰通塞無定形也。使今日之涉是邦者，覽夫山川之雄秀，物產之豐盈，風俗之敦龐，士之蓄道德而能文章者蒸蒸輩出，著名稱於當時。爾雅之風，幾冠黔服。有不以「播非人居」之言疑子厚爲忘語（二）耶？及取是編，而上下其理亂興衰、叛服離合之故，乃知坤輿蟠結之精靈，固已若滅若沒，扼抑於千數百年之久，至今日而乃大發其華。則聖朝之德威遠而教澤之入人深也，非斯人之幸歟！

自茲以往，官斯土者，思取鑒得失之林，則昭然在目；既得知所損益乘除，而時修其政教。士之覽邦乘而發思古之情者，知幸生明備之世，得以詩書禮樂之躬，乘時而利見；亦將磨礪奮